

549.3
6812

6812

新 青 年 叢 書 第 七 種

英國哈列著

李季譯

工團主義



蔡元培序

定價
紙布面
一元八角

總發行所 上海法界大
自鳴鐘對面 新青年社

上海法界大 自鳴鑼對面

工團主義 (Syndicalism)

英國哈列 (J. H. Harley) 著 李季譯

第一章 到工團主義的路 (The Way To Syndicalism)

工團主義是在工聯政府之下，由各工聯的行動去實現一種幸福時代的方法，而他所根據的基礎，是爲工界或第四階級保持正義唯一的法子，在乎工界自己獨立的和強迫的努力奮鬥。

工團主義的界說既是如此，故他出現於世界文明之中，比較上只能在一種很後的時期。在人類史上早前好些時代中，我們對於一般耕作紡績者的生存狀況，幾乎毫無所知。不平等是原始社會中一個顯著的特點。當石器時代之際，那些大猿一樣的土豪，筋肉既強壯，爪牙又銳利，他們使用嚴刑酷法，統治一般弱小的同胞。到了後來，一班神秘的人物，和行妖術的人，藉保持各種可怖的儀式之力，造成一種鬼怪的特權。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

少數人爲治人者，大多數人爲被治者，故我們在精細考究工團主義之先，對於大多數被治者或第四階級，知道公然聯合，並且敢稱他們的生命爲自己的所有物這種進程中各時期的事實，必須略微懂得一點。

當人類初有歷史的時候，第四階級努力工作，勞苦終身，而他們的事業是沒不彰的。他們作工時的工具極不完備。他們當被暴虐的監工人強迫去建築一個國王的陵寢之時，多因此喪命，恰和朝生暮死的昆蟲一樣。古代東方各帝國勞動者的呼聲間或也遺傳下來，達於我們的耳邊，下面的苦情話是從馬斯波羅 (Maspero) 的書中抄下來的，這是三千年以前的事：「我看見一個冶工正當着火爐之前作工。他的兩手非常粗糙，好像鱔魚的皮一樣。

在家內有一個織工，他的命運比一般婦女的命運還要更苦些。他的兩膝和他的肚子成一水平線，他不能呼吸新鮮空氣，如果他有一天沒有做完曾經配定的工作，他就要受羈束，和湖中的荷梗一樣，直立不能移動。他只有賂通一班獄卒，才能夠希望重見天日」。一個人只要領略了這種活現的記述所描寫的種種恐怖，便知道在那個時代要找出一條到工團主義

的大路，簡直是不可能的。在亞西里亞（Assyria）的商業帝國中，奴隸可私有一定分量的財產，並可和他們的主人交接，但是在別處地方，一般對敵的酋長互相雄長，互相侵伐，把第四階級當做糞土，任意踐踏，毫不顧惜。

在斯巴達（Sparta）國內，政府當局恐怕奴隸（Helots）的勢力逐漸增加，將預先想像一種工團主義，故於一定的時期之中加以殘殺。雅典（Athens）的民主主義久已成為許多嚴格的共和主義思想家之理想，然就是在此處地方，還是把多數人陷於奴隸的境遇。而使少數人享自由的幸福。柏拉圖（Plato）曾默想一種理想的社會，但他以為人類不是自由的，和平等的，他以為人類好像是由各種不同的金屬造成的——有些人是金子造成的，有些人是銀子造成的，但還有些人是頂劣的金屬造成的。西色羅（Cicero）做了好些如火如荼的演說詞，可以傳之後世，但是在羅馬龐大的住宅裏面，大多數居民生死於罪惡，擁擠，饑餓，和瘟疫之中，情狀甚為可憐，西氏却不大提及。暴動和革命的紛亂——近世工團主義者於此將點綴稱許——是第四階級使古代歷史家知道他們的生存狀況唯一的方法。斯巴達卡斯（Spartacus）

artaous) 譯者按斯巴達卡斯原是諸列斯(Thrace)人，因率隊遠征，被虜，並被賣於羅馬一個戰角鬥的人為奴。他力勸各奴隸起兵恢復自由；他們遂於耶穌紀元前七十三年在羅馬發難。兩年之間，屢敗羅馬軍。後卒為羅馬軍所敗，的叛亂志起布魯達克(Plutarch)的批評，但是生在斯巴達卡斯以前而備受痛苦，斯氏亦被殺。

不為人所知的角鬥者(Gladiators)不知道有多少啊？當盧先(Lucian)將他的精神沮喪和秩序紊亂的羣衆帶到斯提克斯(Styx)河之際，他看見衆人都哭，無法制止，他只能使一個貧窮

的補鞋匠非常安靜。這個補鞋匠沒有什麼東西恐怕失掉。等到亞洛薄斯(Atropos)初次

的號令一發，他就歡天喜地跳上來了。麥曲列(Mercury)向他表示一種意思，說他應當出

一點眼淚，說幾句悲悼的話(你要知道，這就是從俗，)於是他就盡力說了幾句悲哀的話如

下：『唉，我的皮條啊！我的舊鞋啊！可嘆！可嘆！我自早朝至晚上，將不致再沒

有食物充饑，我在整個的冬季中將不致再沒有鞋穿，沒有豐足的衣服遮蔽身體，當着嚴寒，

牙齒亂戰起來！唉，可憐啊！誰將承襲我的舊鑽子和皮刀呢？』和古代這個補鞋匠一

樣的工人差不多不是與現在工團主義者一同體質的人。

耶蘇教興起和發達的時代，是第四階級運動中一個可紀念的時代。帝斯曼(Deissmann)

和別人的研究已經指出新約全書 (New Testament)——除掉希伯來一章以外——是用人

民的土話做成的，並且起首信仰這種新宗教的人直接出於貧民的社會中。

我們在這部書最早的
一封信中——第二次

致撒羅尼亞人書——看見一句話，很足以表示一種工團主義的幸福時代——如果一個人不喜歡工作，他就不應當得食。這部書於世界末日的神話對於人民的權力，也有一種適當的說明。在耶穌紀元的早年

各種協會，盛極一時，這是絲毫不錯的。這椿事還須詳細調查，不能以現在已經知道的爲已足。當時一定有好些工人秘密會的存在，而這些會因和耶穌教結合，遂使後來的職工會 (Craft guilds) 和早前的工聯 (Trade Unions) 之儀式，都帶着宗教的性質。

耶穌教雖要求『應沒有什麼猶太 (Jew) 和希臘 (Greece) 之分，應沒有什麼束縛和自由之別，』然這種新宗教却没有即刻搖動當時存在的奴隸制。當羅馬帝國衰微的時候，在實際上唯一的大變遷就是，土地問題在經濟史上成爲一個主要的問題，而一班替戰勝者耕種土地的奴隸——有時他們就是真正的土地所有人——從奴隸 (slave) 一變而爲田奴 (serf)。一般喜歡看司卡特 (Scott) 的小說之人，當記得他對於撒克遜田奴格慈 (guth) 之歷史的敘述——格慈的皮製短衣，他的豬皮帶綁着的草鞋，他的暴露出來的頭顱，他的頸上帶着的銅圈，

並刻有下面那些字：『格慈是俾阿威爾夫 (Browniph) 之子，爲羅截屋德 (Rotherwood) 的塞德里克 (Cedric) 之奴隸。』

在最近一班調查中古奴役的人中，有好些人對於討論田奴的困苦，有一種逐漸減輕的傾向。凡田奴可以被主人賣給他人，但是主人却不大行使這種特權。田奴負有貢獻物品的義務，並且在法律上有許多地方成爲一種無能力的人，但是後來的風俗習慣却將此等義務和無能力之事加以嚴格的限制了。中古的田奴和古代大隊的奴隸互相比較，便顯出第四階級的狀況略微改良了，這是無容懷疑的。但是如果說中古的田奴自己能夠開始爲拯救自己的運動，那就未免言過其實了。他們在一處地方出生，就只能棲息於那處地方。他們負有供給主人所請求的物品之義務，此等請求無論如何嚴格爲風俗習慣所限制，然若應用於每椿事上，便繁瑣苛刻，使他們不堪其苦了。他們若派代表到封建主人那邊去申訴待遇的不良，他們的主人就將那些替同胞訴苦之良民的手足砍斷——當十世紀之末，這椿事真正發生於諾曼德 (Normandy)——以爲報復之計。法國的如盧小說 (Roman de Rou) 中有一段有名

的敘述，後來遂稱爲千年的馬塞列國歌（The Marseillaise of the year 1000）。當日的田奴曾大聲疾呼道，「把我們從繁瑣的專制之下解放出來啊，我們也是人類，恰和我們的主人一樣；我們也有四肢，恰和他們一樣。我們受苦的限度，只能夠和他們一樣，我們也有一個心臟——我們的心臟是溫和的，是真實的」。我們在此處看見一種精神，可以構成一種工團主義的運動，但是他沒有工團主義所必須之結合的能力。

一直到了十四五世紀，我們才看見那些職工會，有一點傾於工團主義運動的趨勢。『當十四世紀的時候，一般短工或自由民（Yeoman）起首組織團體藉以擁護他們的權利。這種團體的組織指出在特別的工人階級之中，有了一個裂口——這就是傭工或地位較高的工匠和普通工人之衝突。那些短工互相聯合攏來，保護他們的特別利益，如工作時間和工價之和。』他們因勞動問題遂從各方面和主人宣戰。雇主所組織的團體和傭工所組織的團體互相爭鬥，這種事在西歐蔓延很廣，但是在德國所起的爭鬥比較在法國或英國所起的爭鬥，愈加顯著。當十五世紀的時候，這種爭鬥真正是德國工業生活中主要的特點之一。英國的傭

工團體經過一次爭持完全獨立之後，似乎其陷於雇主公會(Masters Guilds)的監督和管理之下了；換一句話來說，他們的團體變成舊職工會(Old craft Fraternities)之輔助的或聯合的機關了。」

見大英百科全書。

我們在第四階級之中似乎發見——至少在德國是如此的——一種十五世紀工團主義運動的傾向。從那個時候起，在好些職工會的學徒中，即有一種組織，並具一種精神，到了十九世紀，這兩種東西都達於成熟之期，遂有一種結果，這是顯然無疑的。一班工人因為他們做長時間的工作，又因不得已而屈服於不堪忍耐的情形之中，遂激而生怒。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在里昂(Lyons)的印刷工人同盟罷工，那些學徒陳述他們的事件，詞鋒是很銳利的，語句是很有力量的。他們說，『我們的主人過了很快活的日子。他們躺在舖中，非常安逸，而瑞士，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學者又羣集市中，講演自己國內的風俗習慣。他們聽得好些很有趣味的故事。他們聽得好些外國奇怪的故事。但是我們呢，——我們對於這些好事情簡直沒有分啊！我們做奴隸，從早晨兩點鐘起，一直到晚上八九點鐘才止，我們

的主人現在是偉人，是富豪，所以不能來到工廠中，站在我們的旁邊看一看這種情形。」

然在世界史上，這樣的罷工要想成功，時機未免還沒有成熟。在里昂地方，主人階級和學徒階級的界限隔離雖很遠，然有一樁事情尚沒有嚴格的限制。凡學徒仍然可希望變成一個工人。而一個前程有望的工人可向他的主人的女兒求婚，到了結婚之後，他的手中，就拿着一個寶貝了。此外，大家還須記着，當時不和現在一樣，却沒有民事執行官以嚴刻的手段，去助長法律的威風。也沒有警察去執行當時各種勢力的命令。當里昂的印刷工人同盟罷工之際，他們起初覺得他們能夠和市中民事上的勢力相對敵。他們攻打一班沒有罷工的人，抵抗市長和他的巡查，而國中的軍事執行官，當紛亂的初期，也沒有干涉的意思。但是當他們幾乎要餓死而仍然傾於抵抗的時候，法王的長吏遂決意把他的威風顯出來。他強迫他們同去作工。禁止他們五個人以上集合開會，干涉各種獨占和聯合之事，並且限制他們攜帶武器及加橫暴於沒有罷工的人。既是如此，里昂印刷工人後來的景狀比初時似乎定要更壞一點。

職工會運動的目的既在乎工團主義這一類的事情上，因此遂失敗了。在第四階級中，想要有一種强有力的結合，第一須有完全的結社自由；第二在主人和傭工之間須有一種固定的大界限；第三社會的現狀須安甯，而公理須有戰勝強權的希望；第四無產階級的大聚合須集在純粹工人所居的中心點；第五工人中間須有少數有學問和有思想力的人。這些條件在十五世紀和以後幾世紀的職工會運動中，沒有一條是完全備具的。這種運動和變將殲滅他的經濟上之大勢力官戰，雖沒有什麼效果，却也支持一時。在各大市鎮裏面，職工會一時成爲工業中一種不可避免的附帶物。但是到了十六七世紀的時候，職工會運動的運命顯然就要告終了。工業的新組織遂成爲一樁不可避免的事實了。「個人的自由」和「自由競爭」就是當時的格言。一個在工廠中的工人要想有一天能成爲一個自由獨立的人，便覺得毫無希望了。故十九世紀一經開幕，職工會的時代就過去了，而第四階級遂不得不組織工聯，這種機關雖含有好些舊職工會的特點，然和早前的活動完全相異的要點，加入的也很多。

十九世紀在一個大著作家卡乃爾(Thomas Carlyle)的眼中是一種革命的時代，卡氏是第

一個發見這種時代之工團主義精神的人。各種舊障礙物一概除去了，各種舊禁令都爲人所深惡痛絕，而向來的特權也成爲過去的歷史了。人類的衣服都剝去了，他如初生時一絲不掛，站在他的兄弟的面前，任其用電光似的睛眼注視。他當從事於新結合；他當尋找新的依賴物。他起初自然不能十分成功。「支付現金」就是「人類中唯一的義務」，這並不是一種理想上的事情。這位有天才的蘇格蘭農夫卡乃爾聽見機械的軋聲繼續不止，便知道他的好幾千親友戚族都關在令人討厭的工廠裏面，他遂用他自己特別的語法問道，「你聽見一個滿切斯特（Manchester）城在禮拜一早晨五點半鐘就醒了麼？他的幾千工場的轟聲和大西洋的怒潮一樣啦，好幾萬線軸紡錘都在那裏營營地叫啦」。他後來聽了這種聲音，心中就帶厭了，他在少年的時候，反覆頌讚格特（Goethe）的威特（Werther）和協列（Schiller）的強盜（Robbers），藉以鼓舞文學上的興趣，以爲他的革命的呼聲之助。

我們曾經說過，一種有效力的工團主義運動須具有幾種必要的條件，此時這些條件中已有實現的，而卡乃爾的著作更把他明白宣布出來了。工業革命使人民集合於新的人口集中

點。普通知識的發達，遂使有思想力的工人互相結合，成爲一種工人貴族。在雇主和傭工之間，界限很分明，傭工要想向主人的女兒求婚是不可能的，而他們且以單純無變化和前途無希望的苦工終身。近世所稱的國家此時正在創造之中，社會制度頗爲複雜，而公理戰勝強權的傾向也愈加顯著了。當十九世紀的初期，工團主義運動所必須的條件有三種正在醞釀，而此時所需的是完全的結社自由，有了這種東西，第四階級便可自由組織工聯或工團，以爲工界新運動的出發點。

一直到十九世紀已經過了二十年，這種結社的自由才大概實現。德國此時還是限制工人結社，法國的工聯到了一千八百八十四年才得到一種保證自由的憲章。一千八百年的英國條例（The British act of 1800）規定，無論何人，如果聯合別人，要求增加工資，或減少工作的數量，或以別種方法挾持從事製造或經營商業的人，可以被控於治安判事之前，並可以被拘於普通監獄中，以不超過三個曆月（Calendar month）爲限，或是被放在改過院中作苦工，以兩個曆月爲限。至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工界所受的壓迫略微改正了一點，凡以『磋商和

議決工價爲唯一目的」的會議，只要那些和這種會議的方針不同的人，不加「干涉」或「阻礙」，都認爲合法。這種改正案對於工聯的前途，並不是一種很大的鼓勵物，不過此時工聯的概念至少也是可能的，而一般工界領袖都轉而希望英國樹一個將來真正無產階級運動的模範。

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馬克思 (Marx) 在倫敦 (London) 一個勞働會中演說，他說，「雇主和工人間的對抵，在英國極爲發達，故社會中這兩種階級激烈的戰爭在此處是萬不能免的。這種衝突將在英國開始，到結局，民主主義將得到普遍的勝利。歐洲民主主義者的成功，

就在英國民權主義者的勝利。」

見馬克思和昂格思的共產黨宣言。

當時代向前推移，就證明這種預言有須改正

之處，但是馬氏說這種話時的自信力，足以表示當時英國爲新勞働運動中有希望的地點所達之限度。工聯在別國內是一種秘密的結社，並且於辦理時有種種神祕的儀式和信條。這種機關在英國可以於政府和大羣的國民前公然出現。故馬克思和昂格思 (Engels) 於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共產黨宣言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之際，特於書中指出那種夾着許多中等階級奸徒的祕密結社之時代，已經過去了。將來工界可以自由組織工聯，不受絲毫限制

共產黨宣言說『工界除掉自己身上的鎖鏈子外，沒有絲毫損失；但是他們所得的就非常之多啦。』如果英國沒有一個先例，做這種宣言的人決不能顯出這樣揚揚自得的興致。

到工團主義的路現在是開通了；但就是在第一章中也必須申明一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勞働運動並不完全向着工團主義的方向走。大概說起來，工界的『活動』有三種主要的方法——第一是政治的方法；第二是協作的方法；第三是工團主義的方法。我們起初如果略微分清了這三種方法，讀到本書的後面，將愈加明白了。

在勞働界活動所表現的各種動作中，大概政治運動在公衆的眼前，極爲顯著。這種運動除掉在英國外從沒有直接依賴工聯的組織，他雖是由一種『階級戰爭』的觀念而成立的，然他對於中等階級的人之加入，却不拒絕。但無論在何處，這種運動也是基於集產主義的經濟學說，這種學說爲比人凱撒（Caesar de Paepe）於一千八百六十年以後的幾年輸入國際工人協會，並且有一種進步，因爲大家都更懂得近世國家的重要和政治上的影響。工團主義於傳播時大都直接反對政治的勞働運動。他贊成國民的直接運動，不贊成近世民主主義

的代議政府。他喜歡使用暴力，沒有討論和爭議的忍耐性，這種性質是近世政治思潮中的特點。他不是主張集產的因為他把國家當做一副政治的機器，更疑國家只顧別種階級的利益，不管工界的利益。工團主義的戰爭是一種堅持到底的戰爭，因為沒有一種國家一樣的最高權力，能夠在兩敵之間，擔任裁判。工團主義政府的單位是工聯，而工聯除掉拒絕雇主以外，聽一般工人自由加入。工團主義的眼界是以國際為止境的，因為工聯的組織是普遍的，遠過於一個特別國家的疆界或政治範圍之上，在政治的和工團主義的大勞動隊伍中，似乎有無數複雜不同之點；然在實際上，這都可以說是起於一樁很大的和顯著的事實，就是，集產主義所依靠的是特別的國家，而工團主義所依靠的是普遍的工聯。

就工團主義和協作運動加以區別，不是一樁容易的事體。協作者和工團主義者一樣，定要將工業——生產的和分配的工業——歸工界聯合會管理，而每一個工團主義的理論家以為在社會革命的初期，當大大地借助於協作者。然到了後來，據工團主義者的意見，凡現在的協作社會所做的事體，工聯將來都能夠做；所以他就判斷協作在本質上是一種過渡的和